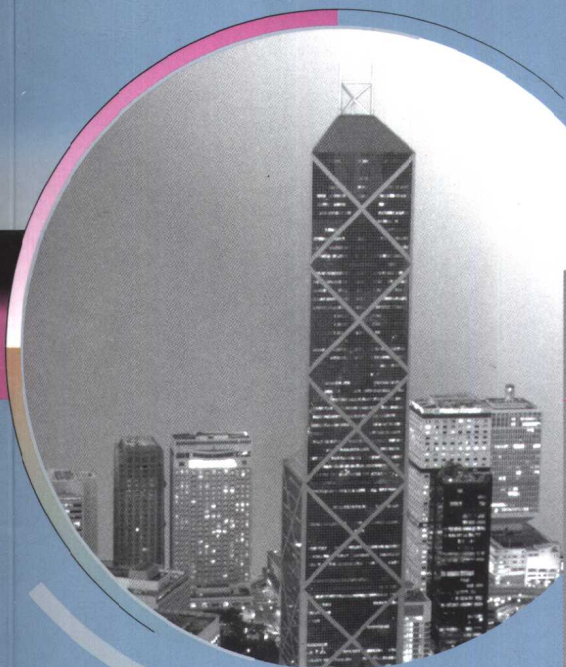




译道行

金圣华 著

BABIETA
WENCONG

巴别塔文丛

主编

许钧

唐瑾

湖北教育出版社

追寻译家足迹
展示译家视野
抒发译家情怀

金圣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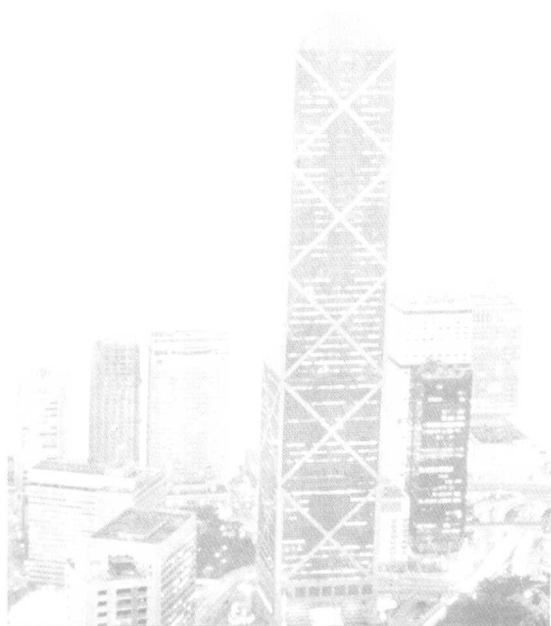
主编 许钧 唐瑾

巴别塔文丛

BABEITA WENCONG

译道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道行/金圣华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巴别塔文丛/许钧, 唐瑾主编)
ISBN 7-5351-3222-7

I. 译… II. 金…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664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518019·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 3013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6 插页 11.75 印张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20 千字

印数:1-5 000

ISBN 7-5351-3222-7 / I·102

定价:24.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翻译:崇高的事业	1
——代前言	

翻译与语文 5

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7
“翻译工作坊”简介	25
——谭恩美《喜幸会》的翻译	
“翻译工作坊”教学法剖析	48
从“说一套”到“做一套”	69
——“长篇翻译习作”的教与学	
论香港常见的翻译问题	88
“活水”还是“泥淖”?	113
——译文体对现代中文的影响	

序言与编后 125

《桥畔闲眺》自序	127
----------	-----

1
ABAD 103

目 录

- 132 《打开一扇门》自序
136 《一道清流》自序
141 《傅雷与他的世界》编序
149 《傅雷与他的世界》编后
154 《石与影》译序
163 《黑娃的故事》译序
183 《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自序

191 傅雷研究

- 193 傅雷与巴尔扎克
207 从《家书》到《译文集》
——傅雷夫妇逝世 20 周年纪念
228 《傅雷家书》出版说明
236 译注《傅雷家书》的一些体会
249 译傅雷致杰维茨基函件有感

259 文化活动

- 261 从巴尔扎克国际研讨会议谈巴学渊源
280 从意念到事实
——记傅雷纪念音乐会与展览会的筹划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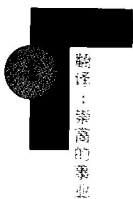
前浪滔滔、后浪滚滚	289
——记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评审委员的邀约过程	
泛光溢彩颂乐韵	307
——写在罗铮“看音乐、听绘画”展出之前	
银禧感言	311
人物与其他	319
杨老,您好?	321
永恒的彩虹	327
学者、戏迷、才子	334
——杨世彭《导戏、看戏、演戏》一书读后	
译林的拓荒者——李景端	341
画如人生	345
不解之缘	349
——我的翻译生涯	
在那往昔的岁月	357
——记早年崇基生活的浓浓诗情	
后 记	365

翻译：崇高的事业

——代前言

在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上，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符号学家恩贝托·埃柯作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为欧洲大陆明确提出了在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在他看来，“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见《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页。）然而，“在承认差别的情况下，人类如何沟通呢？”（同上，见《卷首语》。）对于这一个有关跨文化交流的根本问题，也许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翻译家的回答恐怕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为自从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类有了相互交流的需要，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寻求人类心灵沟通的努力就已经凭借翻译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人类凭借翻译而致力于沟通的努力是伟大而崇高的。打开《圣经》，在《创世记》中可以读到有关巴别通天塔的记载：人类向往“大同”，他们要筑一座通天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然而，人类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翻译，向上帝发出了挑战；凭借



翻译,他们使上帝变乱的语言得以变成一笔笔带有民族特质的财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的桎梏,沟通着人类的精神。法国哲学家雅克·德利达曾经以《巴别塔》为题,对“翻译”这份伟业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令人近乎绝望的解构,在他看来,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不解的悖论:“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就我们的理解,这一悖论既昭示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恰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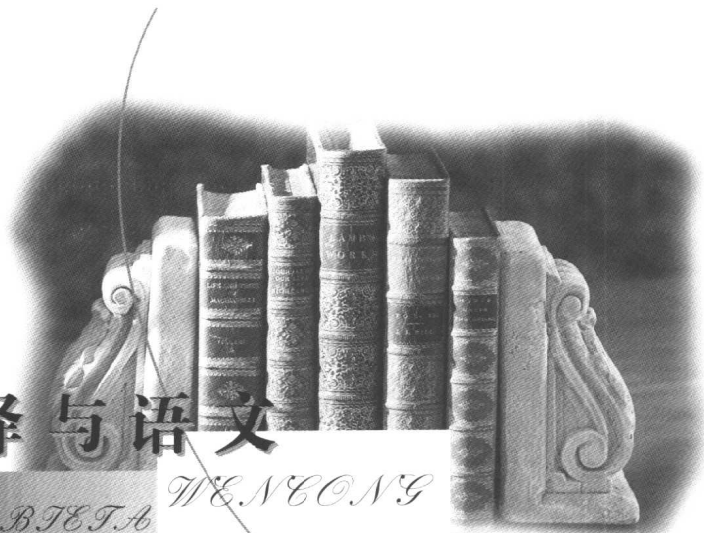
有关翻译可能性的形而上的种种论点,非但动摇不了翻译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思考翻译活动的新视角:面对不同的语言,翻译家们是如何克服语言的隔阂,使看似不可能的翻译活动一步步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并有效地推动着人类不可缺少的跨文化交流?在外国文化、文学作品的译介、引进与接受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视界、选择与思考对翻译活动到底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有过怎样的思考?这一个个问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若能对国内富有经验、译绩卓著的翻译家对翻译、文学、文化的

思考文字进行某种总结，编成一套文丛，那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家的高尚情怀和神圣追求；有助于我们追踪他们在种种“异”的考验中，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的真谛所在。于是，便有了这套精心组编的十二集文丛。

这套十二集的文丛，事实上是十二位翻译家所走翻译道路的一个缩影。十二位翻译家，有内地的，有香港的。语言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种，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异”与“同”之间跋涉。在但丁的故土，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在歌德纪念馆的门前，在夏多布里昂的墓旁，在福克纳走过的小径上，在博尔赫斯工作过的图书馆里，在紫式部的宅邸……留下了他们不懈地求真求美的足迹。他们谈翻译、谈人生的文字，他们对文学、对文化的思考，他们对生命、对精神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思想的疆界，带来了永远的希望和梦想。当我们要为这套文丛起名时，“巴别塔”三个字不约而同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巴别塔”，通天之塔，它既是人类向往“大同”的历史记录，又象征着人类追求心灵沟通的美好愿望，更是翻译家们默默耕耘、不懈求索的见证。让我们记住巴别塔，记住建设巴别塔的众译家！

许 钧 唐 瑾

2001年10月28日



翻译与语文

BABIETAWENCONG

BABIETAWENC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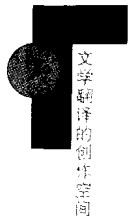
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说起“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只要稍稍有些经验的译者，都知道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费了无穷心血、精力、时间翻译出来的作品，时常没人愿意出版；即使有人出版了，也往往无人问津，长年累月给压积在仓底；就算销路不俗，但知音难觅，很少有论者会把翻译作品当作一回事。坊间看到的译评多数是扬“恶”隐“善”的：译者犯的错误，给一一挑出来严加批评（而多数的译作，实在也不太争气）；译者的成就，却反而轻轻带过，不予重视。这种种现象，的确令人气馁。漫漫译途，任重而道远，在无名无利无知音的情况下，这条寂寞的路，为什么还有不少傻气十足的人，前仆后继的在整装待发？

我们细究其因，当然是因为很多人对翻译工作，抱有一种“使命感”，认为这件工作，意义重大。我们不可否认，作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个个都“利欲熏心”的，因此，在无名无利的情况下，不少人还是愿意贡献一己的力量，做些有意义的工作。

然而，翻译本身是否有其内在的魅力、有其不可抗拒的吸引之处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否则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家学者，肯将自己学术和创作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年、两年、五年或甚至十年倾注在一部部经典名著的翻译之上？



很多过来人都说过，翻译文学作品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因此，不少名家在写作之余，也从事翻译，如余光中译王尔德的《不可儿戏》、林文月译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萧乾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等。作家创作时，自然能尽兴尽意，任想像力挥洒驰骋，如天马行空，无所局限；但是翻译家翻译时，原文在侧，就像演奏家之与原创者的乐谱，无论自己才情多么高，技法多么好，总不能超越原著的范畴，去随意发挥。因此，文学翻译虽说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其“创作空间”究竟有多大，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值得再三省思的问题。

最近，有两件事情，更触发我对这个问题的省思。

第一件事情是今年一月中旬，有“翻译理论之父”之称的尤金·奈达博士，曾经莅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①，并在一月十三日于翻译学举办的讲座上，以“The Sociolinguistic Aspect of Translation”为题，主持演讲。

奈达博士曾经表示过，任何作品，一旦翻译成另一种文字，那译本不论是多么成功，多么家喻户晓，其“寿命”也只应有 50 年。换言之，超过了 50 年，所有的译著，都应该由新的译本来取代了。

因此，我在讨论时问奈达博士，他是否认为在文坛上有经典名著的存在，但在译坛上，译者不论如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去翻译一部名著，但一旦译成之后，这译著却无法成为传诸

① 尤金·奈达博士 (Dr. Eugene A. Nida) 曾于 1995 年 1 月应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邵逸夫爵士杰出访问学人”计划之邀请，前来香港访问。



与“翻译理论之父”尤金·奈达合影

后世的经典作品？

他的答案：不错！任何翻译名著只有 50 年寿命！

果真如此么？假如真是如此的话，岂不叫译坛上所有认真严肃的译者闻之气馁！

根据奈达博士的理论，文字是不断演变的，今时今日通用的语言，的确跟 50 年前大不相同，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大陆、港、台三地，因为政治上的隔阂，地域上的分歧，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在用语上，已经产生出许多不同的习语、辞汇，就

可以得到印证。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毕竟仍然使用同一语言，而现代汉语发展至今，仍然有一套公认的规范，我们在今时今日，不但可以彼此沟通，互相交流，两岸三地的学生，不论使用简体字，繁体字，始终还在一起学习属于大家共有的文化遗产，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红楼梦》成书于18世纪中叶，可是时至今日，仍然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只要稍具国学常识的人士，不会看不懂这部小说。因此，文字尽管在不断演进变化之中，却无损于文学经典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传诸千秋万世的价值，否则，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就不成为文坛巨匠了。

既然文学作品的原著，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么，为什么一部经典作品的译著，每50年就需要受到淘汰？这么说来，翻译文学作品时，不但创作的空间十分狭窄，连时间上也受到局限，几乎变得毫无回旋的余地了。

到底是否如此？

首先，奈达博士作为“翻译理论之父”，绝对不会低贬“翻译”的价值，我相信他这么说，主要是以“翻译作为传达讯息的功能”这一点为出发点的。同时，也因为他毕生专注于圣经翻译，而圣经的讯息，必须要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传达予会众与读者所致。

余光中教授说过：“如果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谕传给凡人。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

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难’。”^①

这个左右为难的巫师,说起人话来,自然越通晓畅达越好,也自然越与会众接近越好。但是,哪怕通晓畅达,也有不同的方式。巫师用的语言,是否精简有力;他的传达是否徐疾有致;他对神谕的了解是否透彻入微等等,绝对会在神谕传给凡人的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从而决定其使命的成功与否。换言之,同样的一篇神谕,由不同的巫师传达,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而这神谕,一旦传到凡人耳中,已经有其千变万化的不同面貌了。

第二件事情是最近我把编著的《傅雷与他的世界》寄给陈之藩教授。陈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电子学教授,也是我国文坛上享有盛誉的名散文家,著有《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等作品,我一向以为他写散文的功夫了得,殊不知他对翻译也颇有研究,我的书寄到后,他不但从头看到尾,还写了洋洋四页纸来作为回应。

在他的来信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

他说:“至于傅雷的翻译,我真正喜欢。不过,我不信他百分之九十几达到‘真’与‘信’的地步。克利斯朵夫好多段我都喜欢得背诵得过来。可是我对着英文本看过,那印象是颇有距离的。”接着他就提到书中的起首两句,问我“法文的原文是什

① 金圣华,《桥畔闲眺》,台北:月房子出版社,1995,页3。